

潇洒桐庐行记

■ 史江民

戊戌深秋，三百贤士，自东南西北中，翻山越岭，漂洋过海，云集桐庐，参加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大会。纪念文正公，初由范氏宗亲发起，广至社会各界，地方政府也倾力支持，规模日益盛大，影响愈益深远。各界贤士，济济一堂，直面当下，激荡思想。

桐庐距杭州80公里，境内富春山水，湖眼皆奇景，文人墨客多，自古天下闻。

1034年，范仲淹谪守桐庐郡（睦州），兴办学堂，重修钓台，“吞舟之害，稍稍而息”，任职不超载，政绩卓然。《潇洒桐庐郡十绝》，横空出世，诗潮迭起。潇洒桐庐，声名雀起。获赠别号“范桐庐”，慨范公爱桐庐之深也。

1347年，八旬老翁大痴黄公望归隐富春山，领略江山钓台之概，袖携描笔，横记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倾心四年，画就传奇。图景八成在桐庐。《富春山居图》有“画中兰亭”之美称。黄公望初为小吏，中年遭诬陷，蒙冤入狱。出狱后，不问政事，行走江湖，读山阅水，人生崎岖，尽洒笔端。

严子陵钓台古迹，居富春山麓，为桐庐一宝。沿阶登台，两边竹柏伟岸，碑刻林立。仁立钓台，富春江上，尽收眼底。范仲淹谪守桐庐，始于钓台建严先生祠堂，自为记。《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》与《岳阳楼记》纵

横天下，千古雄文并载《古文观止》，堪称记文双璧。

众贤士雨中登钓台，思子陵风骨，念范公丰采。后人纪念范公，乃范公为人当为世人学，为政当为时代鉴。

富春山水，范公文诗，子陵钓台，乃至整个桐庐，皆为宝。宝，犹道也。道是潇洒。

潇洒是爱。范仲淹一生爱自然，爱百姓，爱生活中的苦辣酸甜，将爱融入诗文，付诸行动。“潇洒桐庐郡，开轩即解颜。劳生一何幸，日日面青山。”谪守，心却洒脱。被贬，非人生低谷，而是蓄势贮能，磨炼心志。不自弃，不悲观，宠辱不惊。《潇洒桐庐郡十绝》有信念，显达观。心有爱，人潇洒，诗亦潇洒。

潇洒是真。范公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一身正气，不屈权贵，因真受挫，愈挫愈勇。幼年遭磨难，从不忘初心。面对晏殊质问，范公本色回应，以书明志，解师友之困，愿自投罗网。剖心直面世界，方显君子本色。放眼古今，人前道貌岸然，人后龌龊不堪，两面人何其多。

潇洒是忍。范公屡被贬，人生多坎坷。谪守锤炼范公，也成就范公。无谪守，无《岳阳楼记》。邓公三起落，发配赣小厂，忍心做小工。以天下为己任，其志也。忍考验政治品格，酿造时代传奇。能工作时就工作，不能工作时就读书思考写作。忍以致远，忍方潇洒。道是独立。

人格独立。范公“不见皇帝”，无奴气，有志气。不畏权势，愿死谏，敢直面。不见人下菜，不人云亦云，不左顾右盼，不见风使舵，不患得患失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。方志敏是可以活下来的，他选择了死。瞿秋白是可以活下来的，也选择了死。不苟活，不惧死。人格伟岸，真君子，大英雄。

思想独立。范公奸邪不容，文韬武略，第一流人物。上《百官图》，揭朋党于朝堂；提“十事疏”，尽臣民之使命。粟裕将主淮海战役；陈云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，交换比较反复。“实事求是”立中央党校，植公仆心底，成治国根本。

行为独立。范公少有志操，划粥断齋，苦读及第。寒自重，贵慎独。不墙上芦苇，不颤指气使。眼里容不下沙子，身边惯不得小人。出淤泥不染，战奸佞住前。宦海沉浮，愈贬尤光。把不住内心者常有，因一事毁己者常闻。管不好自己，何以服人？

道是牺牲。造福、奉献、务实，皆需牺牲，乃为政者至要。

造福。范公在地方为官时，“敢不尽心，以求疾苦”，勤政不怠，体恤百姓。每到一地上任，兴利除弊为首要，大兴学校，培养人才，察访水道，主持修堤。范公堤、范公闸、范公圩成百姓心中丰碑，范公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古有“官吏

急切，以致害民”，今防政绩工程，不致祸民。

奉献。“延州诸寨多失守，范公自请行。”改邠州观察使，“龙图老子”辞不拜。心忧天下，不是拈轻怕重避难就易，而是哪里困难哪里行，哪里需要在哪里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没有人随随便便成功。时间最公正，谁大公无私奉献人民，人民就把他永远铭记。

务实。范公在布衣为名士，在州县为能吏，在边境为名将，何以如此？纵览范公从政生涯，皆以百姓为先，以社稷为重，按规律办事。直言谏诤，考察民情，拓疆御寇，兴利除弊，无一不从实际出发。不要花招，不图虚名，不谋私利，不避矛盾，不惧艰险。务实，贯穿范公一生。

范公从政处，千古美名留。“山水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子陵风骨犹在，今日桐庐更美。“中国最美县城”，桐庐当之无愧！

郡县治，天下安。小邑桐庐郡，有大臣范仲淹，乃桐庐之幸。窃以为，桐庐非桐庐之桐庐，非杭州之桐庐，乃中国之桐庐，天下之桐庐。愿华夏多桐庐，世界多桐庐。

治县或无须大臣，但需大道。范仲淹纪念馆落户桐庐，犹范公重回故地。范仲淹国际学术大会桐庐召开，乃范公思想弘扬天下，造福人民，光耀时代。（作者系人民日报记者）



富春江“慢”游记

■ 刘晶莹

作为一个外乡人，来桐五年的时间，早就寻遍桐庐的许多名胜山水。我触摸过斑驳的马头墙，趟过古村落的溪水，听过最神秘的传说……唯独忽略了身边最美的风景——南北朝文人吴均笔下“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”的富春江，这也是我这个新桐庐人的一大遗憾。所以当县作协的老师告知有机会可以坐游轮畅游富春江时，我激动地无以言表，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。

听说我要去东门头坐船，身边60余岁的婆婆也很激动，“30年了，东门头终于又热闹了。”东门头是老桐庐人记忆里的乡愁。据婆婆讲，30年前的东门头很是繁华，货物和人员往来熙熙攘攘，从桐庐到杭州一路风景美不胜收，就是需要坐船六个来小时。“太慢了！”婆婆感慨道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从前被大家嫌弃的“慢”速度如今却华丽转身为人人喜欢的“慢”体验。

深秋的清晨，带着一丝凛冽的寒意。我起了个大早，搭车前往东门码头。一小会工夫，我就来到了婆婆“心心念念”的东门头。只见秋晨雾霭、烟水迷蒙，清晨的富春江似未出阁的姑娘，羞怯娇赧地躲在青纱帐后，让人看不清面容。眺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仙境，我竟一时间有些恍惚，30年前，东门头结束了她繁华的前世，30年后，东门头将迎来辉煌的今生，而我恰在30岁这一年亲自见证她的“重生”。

“各位贵宾，上船了。”导游清脆的声音打断了我的遐想。我跟随游客一起踏进船舱，开始了我们的富春江“慢”游。只见游轮尖尖的船头劈开一朵朵浪花，泛起层层涟漪。旭日初升，富春江伸个懒腰，从雾气迷蒙中醒来，展现出妩媚的姿态。远处的天边，雾气渐渐消散，似袅袅炊烟。两岸的乡村白墙黛瓦，遗世而淡然。

立于船头，看着两岸风景倒很有致，听着耳边江风呼啸而过，闻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花香，一幅宁静淡泊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我仿佛穿越到600多年前，跟随一位戴着竹笠，穿着芒鞋的耄耋老人，踏遍了富春江两岸。陪他观烟云变幻之奇，思江山钩沉之胜，见他以笔作骨，以墨为魂，终成“画中之兰亭”。接着，我又看到这幅传世佳作途多舛，几经流转，经历了焚画殉葬、一分为二，分隔360年后，终于2011年山水合璧。

也正是这样一幅扛鼎之作，让富春江声名远扬，引得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纷至沓来，泼墨挥毫，留下不朽诗篇。据知名历史学者纪连海介绍，描写富春江及其周边的诗占据了唐诗界的三分之一，所以富春江也被誉为“唐诗西路”。沿着富春江，我们顺流而下，重走诗词之路，深切感受诗词的无穷魅力。我们经过了“富春江诗文碑林”所在的严子陵钓台，明朝黄淳耀笔下“碧澜长归海，清风独满山”的桐君山，郁达夫笔下“恬静、悠闲、安然、自足的江边小镇”东梓关，隐藏在白云山水间的晚唐诗人方干故里芦茨村，还有“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的新沙岛……同行的作协老师还为我介绍了沿岸景点的风土人情，让我这个外乡人心驰神往。

滋润的江风肆意捋动我的长发，千万喧嚣抛于身后，我好想冲着江面大喊一声，又怕惊扰这份宁静。微风不燥，岁月静好，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慢生活吗？难怪湖南卫视选择在桐庐拍摄《向往的生活》第二季，因为水碧山青，天人合一，才是生命的原色。

“各位贵宾，我们今天的旅程马上就要结束了。”四个小时的旅程在谈笑风生中很快度过了，临近结束时大家都还觉得意犹未尽，相约下次同游。下船时，我看到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由家人搀扶着走下甲板，顿时对她心生敬佩。据说这位老人已年过九十，一直盼望着重游富春江。就像婆婆所说，桐庐人都很念旧，越老越怀念以前的点点滴滴，想必这位老奶奶是想在有生之年再坐一次东门头的游船，再看一看沿途的风光。

站在岸边，眺望钱塘江边风光，回望来时的路，只觉得一路秋光无限，令人如痴如醉。虽然船速较慢，却慢得有滋有味，慢得惬意悠然。真想就这样慢慢看日光游走，慢慢看云卷云舒，慢慢享受人生芳华。

吟到分水句亦香

■ 王天忠

闲去分水访友，听说晚唐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到此一游，我思忖，过去只知道这位诗魔去过苏州、杭州、洛阳一些地方，什么时候还来过这里？

古睦州一府六县，唯独分水以水命名。在这样的两个字组合成的地名里，文字的符号意义赋予我最大的想象。那是一种久违的旷远与寂寥，曾经在唐诗宋词里出没，曾经在古画古风里设墨，一旦于现实从唇齿之间进出，又觉陌生、虚幻和恍惚。

凡有水处，俗世之人总要附会上龙的传说，分水也不例外。分水诗人徐凝老家柏山村口的豪渚埠，南面是分水江，对岸就是著名的龙潭。西面的洲岸上有数块很大的礁石，分水江流经这里，一个之字形大转弯，冲击成一个深潭，名曰望江潭。

从一个千年古县跌落成了一个偏僻小镇，分水人憋屈地自嘲是被连降二级，分水人听到别人议论周边城市设县立市，呈现出日新月异发展态势，而分水却风景依旧，失意与失落也会写在脸上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虽然现在分水只是桐庐西部的一座小城，却有着众多小城市所不具备的人文大格局，是一个在中国晚唐诗歌史上无法绕过的地名。唐睦州时期，这里曾经有一支名声大噪的“睦州诗派”。当时浙江在全国有影响的诗人方干、李颀、喻凫、翁洮、施肩吾、章八元、徐凝、周朴、喻坦之、皇甫湜等，一半半为分水人，份量着实不轻。我甚至猜想桐庐籍方干、青溪籍皇甫湜一个能长期旅居分水，一个干脆做了分水人家的上门女婿，都和睦州诗派代表诗人徐凝有关，徐凝是个热心人，变着法激起俩位的文学热情。这不，方干和皇甫湜被他忽悠来了分水。

如果没有分水，晚唐“睦州诗派”的历史，将从何谈起？如果没有白居易《凭李睦州访徐凝山人》，分水人徐凝又怎会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？地以人传，因为来了白居易，分水遂名闻天下；因为来了白居易，分水的历史文化更加厚重而精彩。可以想象，这个城的名字，或多或少地开始进入了帝王将相和圣贤才子的视线。因为被水浸润着，所以这座小城也就有了一种流动的气度，有了一种不凡的胸襟，它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雍容大度，有一种超拔于中国其他小城的性格或形象。

一个小地方能够托起一支诗派的半壁江山绝非偶然，一定跟历代官员对教育和文化建设极为重视有关。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，官学、书院的兴盛，分水民间读书求功名之风气甚浓，众多莘莘学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，施肩吾能在晚唐睦州六县第一个考取状元，分水独享此名，想想也醉了。

如果要用心色彩来比喻诗歌，那么宋词一定是青色的，有着杏花烟雨潮湿，里面有柔肠百结的寸寸相思，而唐诗是耀眼的金黄，是长河上的落日，明晃晃的，照耀在诗歌的盛世，壮阔而沧桑。

唐诗从中唐读到晚唐，早晚会遇到分水人徐凝。牵挂徐凝的，不只是白乐天，还有睦州老知府李幼清，难怪当时曾在临安（今杭州）任过职的白居易要来分水拜访徐凝时，这个有意思的老头得讯后激动得要命，死活要求同行，由此可见白居易当年受欢迎的程度。

“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……”这是在社会上流传了几千年的诗句，被白居易以实际行动改写了。拜访徐凝时，白居易已赴洛阳听凭御封，做了太子宾客分司，这是个收入极高、品位极高的闲差。

从洛阳到杭州，到桐庐，再到分水，山高路远，舟船劳顿的艰难可想而知。一个六十多岁穿着宽袍大袖的老人，行程万里，专访诗友，且是一介布衣，难怪徐凝会在乡邻羡慕不已的目光中亲自烹鱼斟酒款待。据说时至今日，分水一带的乡民，还有学着徐凝的烹鱼方法烧制绝美的江鲜。

有趣的是，后来我读白乐天诗，觉得诗中“水”多，什么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”，什么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，还有那首《琵琶行》，整首诗都泊在水里了。再看他的政绩，也是治水有方，在洛阳凿通伊河八节滩，在苏州疏河道，在杭州筑西湖堤坝，疏通六井，把西湖水引入运河，杭州今天一江一湖一河的城市格局就是他奠定的……我一直疑惑，这一切不知是否和这位大诗人来过分水有关？

分水之奇在于才子甚多。有一个施肩吾就够了，却还有个章八元。有一个徐凝就够了，却还有个章孝标。有一个王缙就够了，却还有个章碣。有一个俞鑑就够了，却还有个喻良。有一个姚夔就够了，却还有个徐舫……才子的管管如椽巨笔，写就雪碗冰瓯之章，才有了分水美誉。难怪当今分水不仅是中国制笔之乡，还是诗画之乡。

都说《忆扬州》是徐凝诗的压卷之作，我却觉得，《普照寺》这首水准更高。倒也用不着非得分出个一二，如果从五律和七律里各找出一首徐凝的代表作，就这两首了。

《普照寺》不仅能体现徐凝炼句的功力，还能体现他敏锐的洞察力。因为“更共尝新茗，闻钟笑语间”这一联，不仅贡献出了家喻户晓的千古名句，而且是我目前所见到的最早描写分水（桐庐）产茶的诗。此外，这首诗前后承接、首尾呼应，一气贯穿，具备了成为佳作的各种条件。

在分水，朋友午餐安排是江鲜，只是不知道是否有白居易和李睦州当年饕餮的那种味道？想打个电话给苏东坡，问问他“芽姜紫醋炙鲋鱼，雪碗擎来二尺余”是哪乡何村，苏东坡电话未接，现在诗人也忙呀。于是我又加了孟浩然的微信和范仲淹的QQ，这一下不得了，很多熟悉的都在里面，谢灵运、李白、王维、皎然、杜牧、李清照、刘长卿都在微信群里，QQ群里也不少。打开时，明代的汤显祖正在南宋陆游的《渔浦》里冒泡哩。

他们的感受竟和我如出一辙：吟到分水句亦香。



兰亭聚贤

汤文龙 作

农民工

■ 颖 烁

说起农民工，得由我父亲说起。严格意义上说，父亲当初算不上是农民工，因为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。他年轻时还没改革开放，靠集体出工挣工分。那年月谁也不准外出做生意，一旦发现，便会被扣上“搞资本主义”或“投机倒把”的帽子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慢慢放开。

年轻时的父亲头脑活络，不甘心整日与田地伍，便偷偷学了轧烟丝的手艺，悄悄做起烟丝生意。父亲半夜出门，顶着星月，踏着露水，到离家数百里之外进烟叶。几天后，父亲挑回一担沉甸甸的、黄灿灿的烟叶，为不让人发现，总是三更半夜偷偷溜进家门。父亲常常是睡个囫圇觉，便早早起床轧烟丝。

轧烟丝是个技术活，刀不快，或是手的姿势和力度不对，轧出的烟叶就粗细不一，没卖相，只能当次品烟卖。父亲是轧烟叶的行家里手，轧出的烟丝又细又均匀，全是头等货。随着一声声“喳、喳、喳”，有节奏有力度的轧烟声，父亲常常轧到深夜，灰暗的油灯将父亲的影子拉得高大无比，显得更加

孤寂。

烟叶轧完了，意味着父亲要开始外出“投机倒把”了。父亲外出，每次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。父亲风餐露宿，背着装满烟丝的帆布袋，走家串户到遥远的没有熟人的地方，赶集市卖烟丝。待烟丝卖完，已十天半月。父亲回家时会带些零食给我们兄妹解馋，同时也让我感受到外界的新奇和产生对外面的向往。

待到生产队里分粮食时，是我们家最难过的时候，母亲常常空手而归，母亲的工分还不足以抵扣父亲落下的工分。父亲找队长理论，队长大吼道：“你一年半载不出工，哪来粮食分？”

后来改革开放，人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，许多邻居也做起了轧烟丝生意，父亲却改行做起了木材生意，一直在外面奔波。我很向往外面的世界，却苦于没有门路。那时很少有人外出打工，邻居大姐姐瑄学了缝纫手艺去义乌打工。当年，瑄穿着光鲜地回家过年，我们看了很是羡慕。发小芳芳与我同龄，她苦苦哀求堂姐瑄瑄带她一起去打工。几个月后，芳芳却灰头土脸地回了家。芳芳悄悄告诉我：“我没技术，在服装厂只能打下手，钉钉扣子，锁锁边，上班

累死累活16小时，只领了生活费。瑄瑄也没技术也只领到生活费，瑄瑄叮嘱芳芳保密，对人说外面工资很高。可芳芳却将这个秘密告诉了我。

芳芳怕苦再不愿外出打工，而我却仍日思夜想着外出打工。直到婚后，2000年那年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在杭州找到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。4年后我换了工作单位，工作轻松，至今还在这家公司，转眼已工作14个年头了。我和丈夫都在这家企业打工，我们有一个女儿，我喜欢称女儿为“老外”，因为女儿8岁就与我们一起在外读书，现在在外已14个年头了。女儿18岁那年，她高高兴兴进厂打了暑假工，至今仍在企业。

如今一家人虽都忙忙碌碌，但个个都很充实，收入说不上很高，但自我感觉日子过得还不错。当今社会，随着城乡差别的日益缩小，城里人乡下人的区别也日益缩小了，走在街上，谁也分不清哪个是城里人哪个是乡下人了，这大概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吧。农民工走进了这家工厂，就融进了这家企业，就融进了这个城市。

我要为农民工点赞，因为我们一家都是自食其力的农民工。